

青年奋斗实现幸福的现实探析 ——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视角

王子贻¹, 席娜²

1. 上海市同济大学, 上海 200000

2.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4

邮箱 2231909@tongji.edu.cn

摘 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集中展示了奋斗与幸福之间的有机联系，“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更体现了幸福与奋斗的关系的价值逻辑。青年群体作为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却易受到来自内外部因素影响，形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与“躺平”的现实偏向，混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对于主客观、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以及劳动实践的要求，需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指导青年奋斗从而搭建在奋斗、劳动与幸福间的桥梁。

关 键 词：青年群体；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现实偏向；奋斗路径

Realistic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Youth Striving To Achieve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Concept Of Happiness

Wang Ziyi¹, Xi Na²

1.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0

2.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Nanjing 210094

Abstract：“Happiness comes from struggle” shows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truggle and happiness, and “struggle itself is a kind of happiness” reflects the value logic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struggle. As the main force of socialism, the youth group is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forming the realistic bias of money worship, hedonism, individualism and “lying down”, confusing the requirements of Marxist happiness view fo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aterial and spirit,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labor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young people’s struggle with Marxist happiness view so a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struggle, labor and happiness.

Key words：youth group; marxist concept of happiness; reality bias; path of struggle

幸福是人的满足形式与实现状态的表达，也是人类整体现实诉求的充分反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青年变成炙手可热的话题，幸福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青年作为幸福的享受者也必然是创造者，而现实正误与选择偏差会带来不同的人生路径，因而青年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深刻内涵，用奋斗创造幸福，真正成为幸福的人。

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基本向度

幸福是人们在需求得到满足和价值得到实现时所展现的愉悦状态，会激发内心深层次的奋斗精神。马克思虽未系统详尽地阐述幸福观，但他终其一生理论与实践指向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幸福。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超越了传统幸福观对虚无缥缈的宗教救赎的寄托，把人们从彼岸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真正以人为中心。

（一）物质生活和精神欲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诞生前，传统幸福观的物质与精神因素是割裂甚至对立，认为物质与精神生活具有对抗性。马克思深刻立足于物质世界基础，表明“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1]。人是现实的，那他必然要有生存的基本条件，“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2]，只有在满足物质需要后精神欲求才能够得到更好实现。物质生活创造维持人自身满足的现实天平，同时激发精神层面更高层次的追求。所以说马克

* 作者简介：

王子贻（2000—），女，汉，安徽郎溪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席娜（2001—），女，汉，安徽郎溪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金项目：中华文化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研究（批准号：2022-GMD-005）的阶段性成果。

思主义幸福观是复合幸福观，是物质基础上升华精神世界的有机统一。

（二）主观需要与客观实际的结合

幸福是主体得到满足的状态，并不意味着这是单向度的个人体验。任何现实需要的满足都离不开社会提供的现实条件，幸福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本质上，幸福表现的是人关于某种特定的思想意识或者情感体验的感觉，尽管表现形式主观，但内容是客观的，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社会实践^[9]。主体需求产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必须看到自己所处的现实发展境况，“需求本身也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10]

（三）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一致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社会中个体作为有机组成部分是幸福的承担者，个体幸福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是社会幸福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人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性质又决定了没有社会幸福，个人幸福无法得到实现，社会所提供的支持是个人幸福实现的必要条件。在更宽广的价值位列，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追求的是个体幸福与整体人类幸福的有机统一，将二者割裂开来仅仅“只谈个人幸福或只谈社会幸福都是片面的，现实中国人的幸福是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所产生的合力”^[12]。

（四）劳动实践的实现形式

真正的幸福并不单是主体的享受，也是在劳动之中创造价值、实现自身，个体幸福的实现也必须通过劳动的实践形式才能达到。在劳动中，人们创造满足自身物质需要，同时也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诉求从而找到通往幸福的出口。这种劳动是与人的真正复归的劳动，不是私有制条件下异化的劳动，那完全背离人的自由，因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13]。没有劳动实践就没有社会基础，人自身的存在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推动也会滞留，“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14]，没有劳动幸福也就失去现实可能性。

二、青年奋斗现状偏向

青年作为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然要用奋斗实现幸福追求，而现实条件下由于青年群体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关键时期，易受诸多因素影响而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放弃式”躺平的违背奋斗的偏向，影响青年群体收获真正的幸福感。

（一）拜金主义

外部环境因素和内在矛盾的双重交织、西方价值观念的糟粕冲击青年幸福观，加之“泛娱乐化”导致“用消费疏解心情、享乐代替奋斗、金钱麻醉感官”^[15]，青年幸福观错位，片面强调物质所带来的快感与享受，他们认为奋斗是不值一提的事情，金钱购买力被不断加持直至能够购买幸福的一切，精神欲求和理想信念被弱化到一文不值，只剩下肉体的躯壳裹挟着“一丝不挂”的目标。拜金主义所带来的不仅是个体认知沦陷，而是连续引发从众

虚荣。个体与群体的奋斗价值被引入“无用论”的视野，于是青年不愿奋斗更不想奋斗，奋斗所带来的幸福不能同金钱物欲所带来的幸福体验相媲美。

（二）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支点，把感官享乐视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并由此形成判断一切行为好坏的功利标准”^[16]。人作为现实的人具有各方面的需要，因为需要作为人的本性，“无论是被动的享受或能动的表现”都是“最抽象的需要”^[17]，并不意味着把享乐作为第一标准。享乐主义占据最高点体现青年群体两方面的认知误区：一方面，架空现实基础而把生活本质理想化，认为人生存就是为了在每个阶段获得最大乐趣；另一方面，即使青年能认识到幸福需要劳动实践，但无法认识劳动实践创造幸福的因果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是基于人的本质与本性的活动范式，“用实践、劳动来解释享受，意味着马克思是秉持劳动创造历史和创造幸福的主张的”^[18]。享乐主义会带来两重矛盾：一是实际幸福与享乐主义界定乐趣的非同一性；二是青年享受与欲求不满的现实对抗性。

（三）个人主义

尽管个性化时代下个人的独立性值得肯定，但秉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幸福是自己的私有领域”的看法会涌出更多利己主义者，只追求自身幸福而把社会幸福抛之脑后，甚至认为他人的、集体的、社会的幸福是自己追求幸福的障碍。个人主义演化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处于加速转型期带给青年重大压力，在自身压力不能很好消化时，越来越多青年人不愿意了解外界，哪怕这些与自身幸福发展息息相关。只要不触及自我道德底线，即便处于“道德真空状态”也无所谓^[19]。奋斗不再被放置于除自我领域之外的任何象限，于是“今天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感到彼此疏远、冷漠，缺少团结，交往行为茫然无措，价值追求上无所适从，没有规范感”^[20]。

（四）躺平心态

社会竞争加速发展对人的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造就社会外部投射的压迫感，而青年作为最活跃的群体会首先进入“内卷”漩涡，不论是有良好基础的“优越青年”的“回归式”躺平还是“弱勢青年”的“无奈式”躺平^[21]，都是拒绝奋斗的外在图景。内卷化时代下承认自我平凡变成寻常的事情，但是否意味着就以“佛系”状态应对一切，是否命题。劳动创造价值表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22]。青年选择躺平带来的结果是社会惰性提升，整个青年群体活力下降，这不仅会导致自身发展受到限制，产生心理预期与现实冲击的巨大差距，更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关联度下降、脱节。

三、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指引青年奋斗的现实路径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青年群体更需要凭借自己奋斗的双手去创造属于幸福的条件。一方面，我们必须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对于青年思想引领的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激发

青年群体自身的内在动力，奋斗实践探寻自身价值的幸福感。

（一）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融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内化吸收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揭示了幸福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现实主体感受，而追求幸福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劳动与奋斗的有机统一。作为正确理论，只有彻底被青年群体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这就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更高要求。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融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能让大学生在物质利益被无限放大的情况下“自觉抵制西方价值观中的糟粕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17]。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不仅是教师的单向传导和价值灌输，也需要通过课堂的实际讨论与互动，包括可以开展课堂情景剧和模拟展示等形式切实帮助青年群体掌握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内涵，并用实践作为唯一检验标准。

（二）引导青年审视自身，创造性实现全面发展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我们不仅要为自身奋斗也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青年群体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内在水平，才能将自己培养成为幸福的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人，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属于青年的力量。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层次有递进性，人对幸福的感知水平也有如下特性：在人的低层次幸福得到满足后会对更高层次需求产生渴望，而满足实现高层次幸福的需求，需要青年群体自理能力、认识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多维度发展。“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

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8]。

（三）强化青年实践能力，激荡在奋斗中追寻幸福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无法脱离社会实践，实践中发展的不仅是人的能力更是对发展着的自身的检验。青年追求幸福的方式有很多种，无法脱离的是奋斗。在实践中越是延展人的自身境界，对奋斗的渴望也就越强烈。青年必须正确认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坚持把校园中的实践做到位，用各种形式的能够培养能力的活动塑造自身，更要走出学校在社会大课堂上经受考验，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想要获得幸福必须经过不懈奋斗，因为“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20]。

（四）培育青年责任感知，在劳动中将“小我”与“大我”有机结合

幸福是主客体双向互动化的体验。在现实社会提供的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我们拥有更多追求幸福的可能性。作为社会中的个人，青年的幸福不是单独存在的抽象物，其具有高度社会现实性。简单局限于实现单个人的幸福是不切实际的，青年在奋斗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切实认识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高度契合性，明确社会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在社会整体幸福感得到提升时，青年个体也会感受到满足感，这构成了“小我”幸福的实现形式。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真正幸福的时代青年必然是在社会中有高度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1.
- [3] 刘绶. 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三个向度 [J]. 东岳论丛. 2020, (4): 168-173.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5.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 [6] 邓淦之. 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看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J]. 西部学刊. 2020, (11): 16-1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9.
- [9] 刘博雅. “泛娱乐化”现象下的青年文化教育 [J]. 人民论坛. 2019, (25): 140-141.
- [10] 程立涛. “新享乐主义”评析 [J]. 理论导刊. 2014, (1): 52-55.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6, 432.
- [12] 袁吉富. 享乐主义与劳动创造主义之辨——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考察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9, (6): 47-53.
- [13] 渠敬东. 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及教育：以涂尔干社会理论为视角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76.
- [14] 董金秋. 涂尔干的道德个人主义与青年现代人格的培育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9, (5): 104-107.
- [15] 邓纯余. “躺平族”评说：身份群像、文化症候及思想引导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9): 97-102.
- [16]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3-04-29(002).
- [17] 刘斯文，刘佳.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当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7, (10): 150-152.
- [18]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01-7-2.
- [19] 习近平. 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N]. 光明日报，2018-02-15（2）.